

# 北港綺想曲

演奏：余文輝、陳怡行、劉宜釗

之前

<時間>三月十三日

<天氣>雲層低迷，天色陰霾，時有颯颯冷風。

<地點>牛墟、朝天宮、王得祿墓。

<人員>三個小人物。

之一

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；  
相見無難言，但道桑麻長。

【釋名】

牛：反芻類家畜，能幫人耕地、拉車，肉和奶營養價值很高，角和骨也都有用。

墟：農村定期的臨時市集，南方叫「赴墟」，北方叫「趕集」。

【淵源】

台灣的牛墟，最少也有一、兩百年的歷史。但是最早始自何時，則已無從查考。根據郁永河（浙江人，康熙37年曾到北台灣）「裨海紀遊」的記載，當時桃園、新竹一帶，常有野生水牛出沒，附近的山胞，捕獲水牛馴服之後，便賣給漢人。這大概是台灣最早的耕牛交易。

清代中葉以後，大陸移民不斷遷入，荒原一寸寸地被開發，耕地一再擴大，耕牛的需求量也因此節節升高。於是牛隻的買賣，由最早單純的一對一交易，漸漸形成了市集。最盛的時候，全台各地只要是熱鬧一些小鎮，幾乎都有牛墟的存在。

近年來，由於社會形態由農業走進工商業社會，而農村中耕耘機、鐵牛車也逐漸取代耕牛的工作。牛隻地位下跌，買賣少了，牛墟也一個個地散了。現在只剩下中、南部還有寥寥幾個，而開市的時間也分

別錯開。目前的情形是陽曆每旬的一、四、七日三天在鹽水、北斗、岡山，二、五、八日三天在善化、屏東，三、六、九日三天在北港，逢十則休市。現存的牛墟中，以北港規模最大，每次開市大概都聚集數百頭左右的牛隻，成交量約七成，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一、兩百頭而已。

北港的牛墟，最早是在北港大橋下西側溪畔，持續了四、五十年之久。因為北港正當嘉南平原頂點，位置適中，當年幾乎總攬台灣南北牛隻的生意。當時盛況，據墟場老人的形容，要較今天的西門町還熱鬧上幾分呢！五、六年前，因為朝天宮興建停車場，牛墟被迫由橋西遷到橋東，範圍縮小了很多。北港牛墟雖號稱全台之冠，事實上也正急遽的衰退中。

【墟場巡禮】

步下北港大橋黃沙滾滾的坡道，迎接我們的，是兩根歪歪斜斜的紅柱，右邊的一根還折了一半。斑駁的紅漆裏，隱約還可以看出漆著「×××××莊稼賴耕田，墟聲震嘉南群商待價沽」這就是牛墟的大門了。

牛墟裏人來人往，商人們似乎無視於這殘破的大門，就著兩側的竹圍搭起一排排的棚子，這麼做起生意來了，賣牛鈴、牛蹄鞋、牛鼻環、牛索的、賣鞭子、牛軛的，蜿蜒擺了

一地。幾乎只要是牛身上想得出來的佩件，全都找得到。



往裏走一些，從四面八方運來的牛隻，正一頭頭地被牽下卡車，一群群地栓在欄杆旁。現在的牛販，大多採企業化的經營。他們有固定的伙伴，幾個人一起照顧牛隻，南北赴墟。進了墟場，多半先留下一、兩個人看守，其他的人則四處逛逛，探一探當天的行情。等到情況探得差不多了，買牛的顧客大概也都到齊了，交易便隨之開始。

有經驗的老農，只要端詳一下牛的長相、頭、胸、腿骨骼的發育，便已經有了七、八分的底。有時，他們會趨前拍拍牛兒，試一試牛脾氣。而要鑑定牛隻的健康狀況，最重要的，莫過於檢查牛齒。檢查牛齒，俗稱「摸壽」。小犢初生時，就已經有乳齒。兩年後換新牙，叫做拓齒，再過兩年半左右，又換一次牙，叫新參；等到完全發育成熟，叫做四角。所以從牛齒發育的程度，可以推斷牛的年齡。成熟的牛隻，應該有八齒，少了，可能就不太健全。不僅身價降低，也不太容易賣出去。至於九齒或

十齒的牛兒，俗稱九齒牛公，十齒牛王，想當然耳，絕對是熱門的搶手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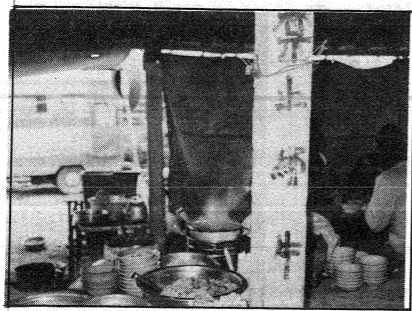
摸壽之後，如果還算滿意，就會把牛牽到場子後方。那兒擺了一列的牛車，是試耐力和腳力的地方。此時，牛販仔吆喝一聲，四周圍觀的人們便紛紛爬上牛車，滿滿坐了一車子人之後，牛兒便使勁地拉了起來。有時候，看牛拉得太輕鬆，還會有人不斷跳上車，直到牛已經累得氣喘吁吁的，這時總也坐上了十幾二十個人，才算過關。

經過這麼一長串的觀察，測驗，買主對牛隻的狀況已經十拿九穩，牛價也有了個腹稿。照例是由原主先出價，雙方接著你來我往地討價還價，廝殺一大陣子，直到大家都滿意了，才算成交。於是彼此再度化敵為友，一起又牛長牛短地閒聊起來。

這是典型的耕牛交易。北港的牛墟本來純粹都是耕牛買賣。這幾年來，由於交易額日減，漸漸地也有屠宰業者進出。他們幾乎是不經挑選地，只要是牛，便一車車地載出去。許多還很健壯的大牛也被牽上他們的大卡車，眼看著就要香消玉殞，英年早逝，過幾天就成了孫東寶牛排館裏的佳餚，不禁讓人感嘆牛運日衰了。

牛墟的另一邊，是各式各樣的小販—賣衣服的、日用品的、小吃攤，甚至還有耍猴戲

的。他們買賣的對象多是趕集的人們，生意似乎還不惡。有個賣虎骨酒的，攤子旁還栓了隻大老虎。一臉虎落平陽的無奈，歪在籠子裏，對欄外好奇的人們硬是不理不睬。賣八哥、鸚鵡的老闆見人群全被大蟲引了去，從車子裏揪出兩隻鬪雞，圈了個場子，兩隻大笨雞一碰頭，果真你死我活地打將起來。啄了一地的毛，風一吹來，就飛得滿天打轉。才鬪了十幾分鐘，兩隻雄糾糾的鬪雞已經禿得和尤伯連納差不多了，怎麼看怎麼像尾牙大餐上那隻衰尾雞頭。



打從一進墟場，就一直覺得空氣中蕩漾著一陣陣的歌聲。只是人潮洶湧，一時也找不著來源。繞到集子這頭來，才

發現原來是賣大補藥的商人搭了座簡陋的舞台，就地如火如荼地演起土秀來了。電唱機裏，麥可傑克森正嘶吼著「Beat it」；台上，美豔的「伊莉莎」小姐扭動著妖嬈的舞步，隨著強烈的節奏一個迴身，把她那少得不能再少的舞衣又掀起了一大角。主持人粗嘎的嗓子，一聲聲催命似地強調：圍觀的男士們如果見了如此性感的女郎仍能如老僧入定，枯木坐禪，而不心蕩神迷，血脈賁張的話，八成便是……

長這麼大，還從沒見過如此涼快的秀。我一路目瞪口呆地被拖出牛墟，滿腦子還是「Beat it」、「Beat it」

走上北港大橋，再一次回首遠眺牛墟全景，竟然發現原來賣牛的地方只佔了墟場不到三分之一的面積。而且好像還在縮小當中。賣膏藥震天的麥克風、早壓過了牛群的低吟—這是牛墟必然的命運吧，在社會轉變的沖激下，它還能存在多久，只能靠天意了。



之二

朝禮是虔忠信涉波濤帆樑利濟

天監永赫報崇在功德黍稷惟馨

【釋名】

宮：本義是高大的房子，後來皇帝的住所亦引用「宮」字，這裏是指寺廟。

【朝天采風】

訪完了牛墟，一行人往朝天宮前進。從北港大橋遠遠地走著，就可隱隱約約聞到那溢在空氣中的淡淡焚香，悠深綿緘的宗教氣氛，馬上籠罩了我們。

經過一個轉角，我們來到了朝天宮，除了那傳統中國式的寺廟建築十分吸引人外，一波接著一波的進香人潮也直令我們嚇了一跳。這天並不是什麼「大日子」，但相信已可以用「摩肩接踵」來形容我對朝天宮的第一刻板印象。站在殿前，看著虔敬的香客捻著柱柱

清香長長地排成了一列，聽著雜在他們緩行脚步中的沈沈低吟，心中有股莫名的肅然，寓於宗教的民族性格，在這裏無遺地表露了出來。任何人看了這一幕，誰也不會否認宗教信仰對民衆的影響力是很大的。

走進前殿，直映眼簾的是對楹聯，聯文已列於「之二」之後。在兩旁側門亦分別各有一對，門與門之間則有著描寫神仙故事的壁刻，仔細看去，雕痕猶新，顯然重修沒有多久。走進門，迎面而來的便是薰人欲淚的煙香，及馬上佔據你身旁空間的遊客，停滯的空氣，混雜的聲音，直然有種令人窒息的感覺。向裏走，我們看到一位老先生手持擴音器，正反覆地向香客說明參拜的「程序」，他把「上香」到「燒金」的次序和位置都予以「公式化」。我心裏不禁有些好笑，精神文明在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下，也逃不了商業式的處理。



入境隨俗，咱採訪小組也準備了一束清香及紙金，向著衆神逐一拜去，一來求神保佑……；二來求神對剛才無惡意的戲謔予以涵容。畢竟，我還是相信神的。

為各位粗略地介紹了朝天宮的現在，我們再來談談她的過去。談朝天宮的歷史，應可追溯至清康熙三十三年，據說當年福建莆田縣的湄洲島上，有位朝天閣的僧人「樹壁」，奉了尊天上聖母像來台，路經北港休歇時，將神像留予當地居民建小祠供奉，為今日朝天宮之最始，後經雍正、乾隆、咸豐……等數世修建，逐具雛形。雖其間亦有火災、地震之破毀，但均能在地方人士的募力捐輸下，鳩工重建，而重建之廟殿益為規模，轉衍至今，遂有另一番肅穆威嚴之貌。朝天宮供奉的媽祖，亦稱「天上聖母」，本名「林默娘」，是大陸東南沿海居民心目中的護海女神，約十年前，電視有齣連續劇曾經介紹她的故事，想諸君應仍有記憶。

再把採訪的焦距調回朝天宮的現場，一行人來到了後殿，走廊上吊有繽紛五彩的花燈，那是元宵節比賽留下來的。走到了後殿的盡頭，有個平民施醫所，小小的平房，帶點陰暗的空間，一切都顯的十分不起眼，好像已被人遺忘似的。但走進了這小屋子，充滿人情味的溫馨，又是另一番感受。

駐所的醫師為我們親切地介紹；這個施醫所服務的對象以北港地區貧苦民衆及朝天香客為主，若持有貧民證明者，醫療費全免，其他則酌收成本費，每天約可診治二十~三十個人次。的確，這裏的設備並沒有如一般大醫院的齊全，甚至可以說，連普通診所的水準也達不上，但就如一部大機器的一個小螺絲般，這個施醫所，默默扮演基礎醫療的角色，有著它另一社會層面的功能，是不可忽視的。而且，相信在宗教意識的強調下，到這裏來的患者，可以得到在其他醫療單位所無法獲得的心理療效，你說是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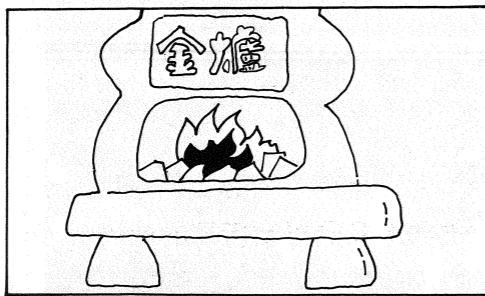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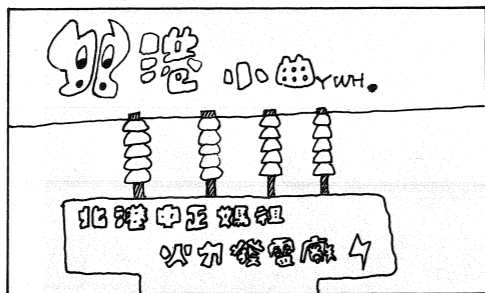
看地上的影子已被太陽壓成扁扁的一團，肚子警告我，該是補充能源的時候了，隨著人潮往宮外移動，我們來到朝天宮「附設」名產街，這是條延伸約一百公尺的筆直街道，兩旁盡是出售土產及紀念品的商店。而且，似乎每家都是門庭若市，看老板們的眼睛笑眯眼成了一線，圍在腰際的兜袋也裝滿了鈔票，無庸置疑的，媽祖對這些門近的鄰居還是很照顧的。

找了家餐館解決了民生問題，我們繼續沿著「名產街」一路逛下去，一路走著，舉目皆是玲瓏新奇的玩意—你聽過可治胃病的鵝蛋嗎？一個二十元，每個約莫半個撞球大，夠當一頓「飯」，既可填飽肚子

又可治胃病，可謂一舉兩得。另外有種可治近視、遠視、青光眼、白內障……的藥水，現場還有人為你示範使用方法，接受治療的人還不少呢！不知是這裏的醫療觀念還十分落伍，還是認為在媽祖的門前只要心誠敬拜，則萬病皆可癒。其實，要是那藥水有如此般的療效，那北港中正媽祖紀念醫院直可免設眼科了。除了以上有關「醫療」的攤子外，吃的有醃醃餅、花生、花生糖、貢糖、新港餡、香蕉餡……等，諸君若是饕家，這裏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。

作了以上的敘述，相信各位對這個全省香火最鼎盛的寺廟已有了最粗淺的概念了。走馬驚鴻，也實在很難為各位描繪一個十分完整的朝天印象，詞意未盡之處，就憑諸看官想像罷了。

最後，就說：「如果……，我還要回來還願」吧！



國難當頭，能省則省，因此我建議……

之三

雪暗凋旗畫，風多雜鼓聲  
寧為百夫長，不作一書生

### 【緣起】

王得祿墓本來未列入這次「北港行」的行程中，但聽說此地頗有鍾靈水秀之氣，且被嘉義縣政府列為「觀光」發展要地，想必此乃別具「特色」之地，再加上它本身帶有的些許神秘色彩，因此使我們毅然決定捨三條崙而往王得祿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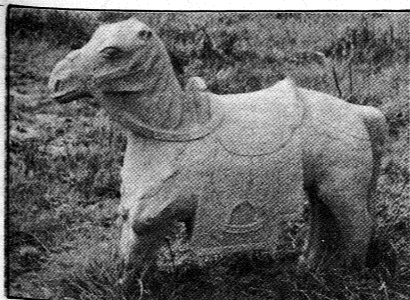
### 【淵源】

王得祿雖非那種所謂的「家喻戶曉」的人物，但是這名字對我們來說仍是不陌生的，今將王得祿墓上所列之其生平，抄錄如下：「王得祿將軍，世居江西南城，曾祖奇生以千總隨征朱一貴，陣歿鳳山，王得祿將軍十五歲入武庠，以一生員應募從軍，後晉升千總，因累功詔任浙江提督，封二等子爵，以病乞歸，清道光二十一年英人之役，駐防澎湖，十二月病逝防次，年七十有二，追贈伯爵加太子太保銜，諡果毅，賜葬。」

### 【鬼話連篇】

未到墓地前，早就聽到了有關這地方風風雨雨的傳言，首先是關於那立於墓前的文官武將（石像）的，話說這二位「大人」老有事沒事愛在「月黑風高」的夜晚出巡，敲敲鄰居的門，擾得人心惶惶的，就當附近居民不堪其擾，紛紛有

遷居之意時，這立於文官武將前的石馬又作怪了，專撿附近的草當「晚餐」吃，這會兒，附近鄰人招架無力，不敢再有所眷戀，只好趕快逃之夭夭了。最妙的一則傳聞還是北港人繪聲繪影所轉述的，曾經有一名貌美的少女因仰慕王得祿的豐采，特地前往王得祿墓去一拜這位當年出生入死的沙場英雄，不幸（或是有幸？）的是，手帕留在供桌上忘了拿回，結局是——一個很典型的故事，王得祿對她「一見鍾情」，於是「娶」了她，但是別太天真，這可不是用花轎來迎娶的「娶」，他用的可是最與眾不同的——棺材呢！不過也別太驚訝，畢竟這些全都是信不信由你的說法，至於真相嘛！我想只有老天爺和王得祿大人知道了！



### 【漫漫行程，匆匆一瞥】

遊過了五花八門的牛墟與擠死人的朝天宮後，吃過午飯，下午一時多，我們又開始了第三個目標，首先搭車到新港，一下車，站牌旁恰好有一檳榔攤，我們用半生不熟的台語向賣檳榔的婦人請教：「阿巴桑，請問王得祿的墓要怎麼走呢？」只見那婦人驚訝的說：「啊！你們要走到王得祿墓？得走到『天光』呢！」聽了這話，我們的心不禁涼了半截，所幸她馬上興緻勃勃的接口說：「不過只要你們很『打拚』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四十分鐘就可以到了，當然囉！坐計程車最方便了，一趟只要一百元，我可以幫你們叫……」在權衡得失之下，我們還是決定一步行。

沿著路人指示的路線，我們展開了漫長的行程，剛開始的一段路，我們邊談笑邊前進，只當作在練習腳力，以收減肥之效，但是走了約莫三十分鐘後，仍見前方是一片黃沙滾滾，我們也漸漸嘗到了「無力言語」的滋味，此時那種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的瀟灑態度也慢慢退去，我們只好採取主動姿態，攔了位機車騎士下來，「請問王得祿墓到底還有多遠？」他講得好輕鬆：「啊哈！你們到王得祿墓？不遠，不遠，大約還有六、七公里，慢慢走吧！我們以前行軍的時候，這麼一點路可……」大家一聽

此言，只呆若木雞的站著，我低頭看看自己的腳，再望望橫在面前一大段見不到盡頭的長路，心頭忍不住嘀咕了起來：「你真當我們在行軍呀！」埋怨歸埋怨，我們還是匆匆道了謝，不忘脚步不停的移動。

還好，這時不知誰靈機一動（大概看多了洋片），提出了搭便車的建議，雖然我的腦中立刻浮現了許多社會新聞版的消息，但是為求早些到達目的地，誰也顧不得這麼許多，一下了決心，幾乎是逢車必招，可能真受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」的影響，肯停留看看我們的人不多，五、六輛車過了，總算有一輛龐大的運貨車減速慢行，司機無奈的指指後方——載滿了一大堆的貨，都是些嚎叫的豬，真的沒空位了，我們只能摸摸鼻子，知趣的加緊脚步走。不久，一輛紅色的跑車嘎然停了下來，駕駛者開著車門，打著手勢要我們進去，這下子輪到我們開始遲疑了，看看駕車的人並不像是很熱心，他是真心要幫助我們嗎？我們也不知道，但是情勢所逼，大家還是以靠老天保佑的心情，把心一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腳跨入車內，在車行進之中，仍不免戰戰兢兢，提心吊膽的，還好那位先生頗為風趣的沿途為我們介紹王得祿墓，才稍稍消除了我們心中的戒意，但是誰都可以感覺出自己的神經繃得緊緊的。

好一會兒，車子駛過了九拐十八彎，停在一條小路前，我們下了車，懷著感激不已的心道過了謝後，心情才頓時輕鬆了許多，但又不免為自己的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」而慚愧，畢竟人間處處有溫情呀！這時候向前遠眺，只見一片農田之間的羊腸小徑的那一端，立了稀稀疏疏的幾個石像，四周蠻荒涼的，雖然有滿腹的疑慮，我還是知道我們終於到了王得祿墓。

其實顧名思義，一個「墳墓」的景像是可以想像的，王得祿墓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只是這地方比我們平常所見的「墓」稍大了一些，周圍空間遼闊，而在一望無際的農田中，王得祿墓兩旁還分別有石獅、石馬、文官、武將守護著，看了看這裏的石馬，不禁要想起牠們晚上吃草的情形，卻又有些令人覺得好笑的是，牠們實在非常嬌小，倒有些像是可愛的小寵物呢！

走到墓前的供桌邊，不禁一股寒意沁入心扉，看著桌前供奉著的鮮花已逐漸凋萎，我沒心緒去想可能誰來祭拜過，只是不由自主拉緊了背包，深怕自己掉了手帕什麼的而渾然不覺，看看大家均一副緊張兮兮，如臨大敵的樣子，可見要破除一些迷信、傳說，還是需要一大股勇氣的，只是我有自知之明，還是看緊我的東西為妙。這時候，風勢已逐漸加強

，大家才想到，時候已然不早，遲歸倒還事小，倒是流連於墓地總是不大對勁，於是大家拿好自己的東西，結束了王得祿墓的匆匆一瞥。

回程時，四周還是冷冷的風，但是不再覺得那麼逼人，雖然只是短短一遊，但卻留給我一個「百聞不如一見」的感觸，王得祿墓真是這麼一個地方，若是它是一個尋常人的墓，人們會用平凡的眼光來看它，但是就因為它是「王得祿的」墓，因此，大家會加油添醋的為這地方憑添無限神秘色彩，只是叫那麼許多聞風而去，並不是對這地方有感情的人失望了，不過話說回來，用一種懷古的心境，悠閒的態度去欣賞「王得祿墓」，又未嘗不是件別有風味的事。

#### 【建議】

今後的學弟學妹有福了，不怕沒地方可健行、放風箏，這地方風大、路遙，就是個最佳場所，搞不好，你們有興趣的話，還可以在這兒練習慢跑，將來的運動會，尤其是馬拉松的這項的冠軍可非「中國」莫屬了。但是別忘了，這地方可最不适合露營，雖然營地寬廣，搭帳篷不成問題，可是安全堪慮呀！千萬別指望文官武將當你的守護神，只希望別在你們的帳篷裏，無端端的多出兩人，甚至是動物（當然是馬），或者是拔營時留下一些手帕等雜碎的東西，那後果只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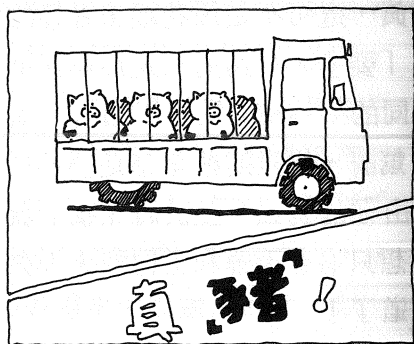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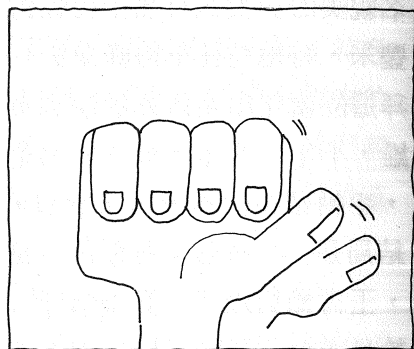
自行負責了！

之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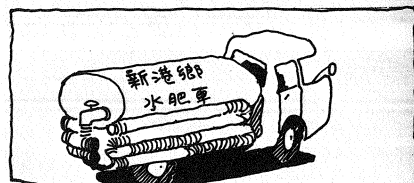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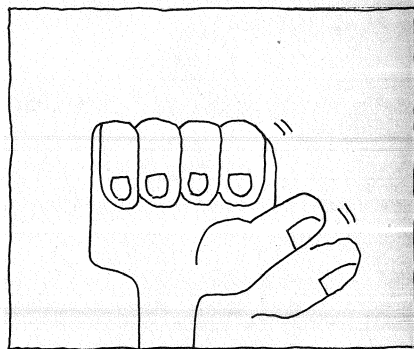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……安可…………安可……

…………安可…………安可……

YWH



真「豬」！



搭「便」車？